

# 苏联八十年代 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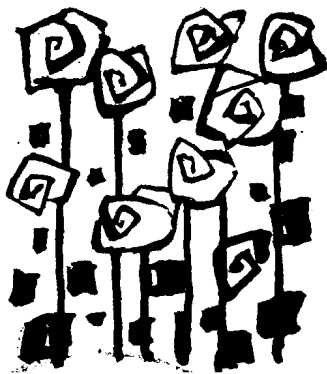
江西人民出版社

SULIAN BASHI NIANDAI  
XIAOSHUOXUAN



# 苏联八十年代小说选

宋兆霖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南昌

苏联八十年代小说选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8.25 印张 400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统一书号: 19110·286 定价: 1.86元

## 前 言

宋兆霖

这本《苏联八十年代小说选》选收了十七位苏联当代作家的十七个中短篇小说。

编选这个集子时，我们除了注意老一代著名作家近年来的新作之外，更注意选入当前蜚声苏联文坛，并在国外亦有一定影响的一批知名作家，如普罗斯库林、康德拉季耶夫、尤尼娜、阿达缅、阿勃拉莫夫、卡尔波夫、波沃利亚耶夫等人的佳作；此外，还选入了几位文坛新秀如马卡宁、乌汉诺夫等人的作品。

编选这个集子时，我们注意了作品题材的广泛性，除了道德、生产、战争、妇女儿童等题材外，还选入了近年涌现的描写动物的作品。这些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苏联的社会现实，反映了各阶层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

在这个集子的篇目中，占大多数的是表现精神道德问题的作品，即取材于日常生活的所谓“道德——日常生活小说”。从当前苏联中短篇小说的发展趋势看，这类作品日益占有突出地位，可说是七十年代以来苏联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类作品

通常都敏锐地反映现实，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通过它们能使人们看到今天苏联社会的世态人情、时尚风貌，感触到社会生活的脉搏和动向，了解现代苏联人的思想、感情、性格和心理。收入在这个集子中的，有反映家庭问题的《合同》、《单身汉租房的故事》；有反映爱情问题的《生活》、《我爱你》、《雷雨》；有反映老人问题的《曙色朦胧》；有反映现代人精神道德问题的《“侍从”之仆》。近年来，苏联中短篇小说中，在揭露“现代市侩”、“现代消费者”的同时，塑造正面人物，特别是塑造“伟大的普通人”形象的作品日益增多，它们着力于揭示普通人美好的心灵和崇高的道德情操。然而，创作上述这些作品的作家，在探索精神道德这一主题时，不论他们是以批判揭露为主，还是以赞扬歌颂为主，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到苏联当今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尽管他们的世界观或创作意图不尽相同，对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也持有不同意见，但是都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了解苏联现实生活的丰富材料。

在生产题材方面，七十年代初期的苏联曾出现过写“能干的人”的热潮。这些“能干的人”年富力强，精明能干，有知识，懂专业，有魄力，讲究科学管理，勇于革新创造。可是近年来，就连这类生产题材，这类写“能干的人”的作品，也越来越偏重于精神道德方面的内容，同时还要求新型的企业领导人不仅要领导好生产，更应关心人，爱护人。这在《女厂长》、《当你凭良心办事的时候》中都有所反映。

在战争题材方面，以描写普通战士和基层军官在战争中的遭遇和命运以及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为主的“战壕文学”，近年来有了新的倾向，不仅有战壕文学中的“士兵的真理”，还有更多的“孤儿寡妇的真理”，被人们称之为战争文学的“第三个浪

头”。康德拉季耶夫的《在奥夫相尼科沃战场上》即为这种倾向的代表作之一。《中尉的照片》则更着重于歌颂正面人物，通过人性与军人天职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来揭示主人公的精神世界。

当代苏联文学重视揭示人的内心世界的趋向也明显地反映在近年的中短篇小说中，所谓“心理小说”，日益增多。这类作品以着力刻划现代人的内心世界，深入探索隐私、复杂而细微的心理活动为基本特点。当然，所谓“心理小说”，也同样会涉及社会问题，但它的重点不在揭露问题，而在描写人的心灵，揭示心理微妙的变化、矛盾和冲突，通常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某一事件，描写主人公尖锐复杂的心理冲突，同时揭示现代社会复杂的环境对人的心理影响。收入这个集子的《滞留在大地上》即为这样的作品。

题材范围扩大，也是近年来苏联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描写动物即为一例。纳吉宾的《一匹挺好的马》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这种作品大都通过动物与人的关系来表现人性的善恶和社会的冷暖，或寄寓某种哲理，或抒发个人感怀，各有其引人深思之处。

此外，这个集子还收入了描写儿童纯朴心灵，暗喻人心不古的《活命的水》。

近年来，苏联不少作家都力图将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概括同对人物心灵的深入挖掘结合起来，把人物命运的描绘同历史进程的展开结合起来；而且，不少作品在故事的情节上都有所弱化，往往侧重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划和剖析，采用“从锁孔里窥测人”的细腻的心理描写，间或夹以寓意深远的哲理性抒情旁白。在道德小说方面，多以客观写实、心理描写和抒情旁白

三者结合的写法，即以“冷静、客观、不偏不倚”的描写取信于读者。有时还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表现手法。在编选这个集子时，我们力图反映苏联当前中短篇小说方面的上述倾向，同时也注意到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的多样性。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集子能有助于读者增进对当前苏联社会现实、各阶层的心理状态以及精神面貌的了解，同时也借以向读者提供一个苏联近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概貌。但是，限于编选者的水平，加之原文材料不足，又受“八十年代”四字的限制，看来很难完全达到预期的要求，错误不妥之处也一定不少。

这本集子主要选译自1980至1982年苏联出版的《文学报》、《星火》、《小说报》、《新世界》、《旗》、《十月》、《我们同时代人》、《文学俄罗斯》、《涅瓦》、《青年近卫军》等文学报刊。

## 目 录

- 前言 ..... 宋兆霖( 1 )
- 女厂长..... 柳·尤尼娜( 1 )  
(姚锦镛译)
- “侍从”之仆..... 弗·马卡宁( 44 )  
(辛幸译)
- 一匹挺好的马..... 尤·纳吉宾(110)  
(金沐灶译)
- 生活 ..... 安·雅柯文科(121)  
(梁爱菊译)
- 在奥夫相尼科沃战场上 ..... 维·康德拉季耶夫(128)  
(张绍儒译)
- 当你凭良心办事的时候 ..... 费·阿勃拉莫夫(171)  
(陈国芳译)
- 合同 ..... 诺·阿达缅(174)  
(施志高译)
- 曙色朦胧..... 彼·普罗斯库林(194)  
(姚锦镛译)



- 活命的水..... 勃·布什马 (223)  
 (程懋曾译)
- 刺金刚纂..... 罗·叶尔莫利耶娃 (229)  
 (丽青译)
- 保护人..... 亚·马雷舍夫 (251)  
 (夏林译)
- 滞留在大地上..... 瓦·波沃利亚耶夫 (273)  
 (阅水译)
- 我爱你..... 维·科兹洛夫 (312)  
 (罗以民译)
- 雷雨..... 伊·乌汉诺夫 (363)  
 (倪合礼译)
- 单身汉租房的故事..... 柳·乌瓦罗娃 (382)  
 (辛幸译)
- 中尉的照片..... 弗·卡尔波夫 (422)  
 (姚锦镛译)
- 您好，格拉尼娅大婶..... 弗·彼得洛夫 (485)  
 (朱春雨译)

# 女厂长

柳·尤尼娜

柳波芙·尤尼娜(ЛЮБОВЬ ЮНИНА)，苏联女作家，出生于平札省农村，1960年开始登上文坛，即引起人们注目。尤尼娜擅长于写妇女，尤其是老年妇女的命运。她的作品风格独特，心理的写十分细腻，文字朴实，但有时略带感伤色彩。主要作品有《退休的人》、《再见，爸爸，祝你健康》、《独居女人》等。

七十年代初期，苏联文学中出现了写“能干的人”的热潮，那些“能干的人”有魄力，抓生产有一套，但往往缺乏民主作风，对人缺乏人道主义的态度。本篇的主人公楚里柯娃是个有魄力，事业心强，能创造性地对待工作的人，她从实践中体会到，作为一个工厂的领导人，除了关心生产，还得关心人；这也是近年来苏联生产题材方面的新倾向。本文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现代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现代家庭生活方式及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变化之后，家庭中存在的矛盾，即所谓女性男性化后所产生的问题和冲突，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苏联社会的某些现状。

本文曾获得1981年《星火》杂志奖。

卓娅·瓦西里耶芙娜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个儿不高，动作利落。她向切波塔连夫伸手告别。对方满意地握了握她那只结实的手。楚里柯娃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见了她就使他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想起三十年代与他同龄的女共青团员。她的身上同样焕发着那一代人的刚毅和魄力。

“往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我很乐意帮忙的。”安德列·谢苗诺维奇说。

“谢谢。”她由衷地答道。

然而，走出切波塔连夫的办公室，卓娅·瓦西里耶芙娜有种怏怏不快之感。她匆匆地穿过部办公楼长长的走廊，一路上含笑与过往熟人招呼问候；下了楼，来到前厅，穿上大衣。她坐进等候她的车子，把厚厚的一个文件夹往膝上一放，又把一只带有不少拉链的考究的黑提包放在上面，这时候她才明白过来，原来她是生自己的气。

“刚才有事多耽搁了一会，”楚里柯娃对司机说，“可四点钟是接见时间，来得及吗，费道尔·费道洛维奇？”

“来得及。”费道尔·费道洛维奇很有一套本领，即便在眼看就要误时的情况下，也能按时把人送到。他已五十八岁了，开了四十年的车。费道尔·费道洛维奇是随她调到新岗位来的唯一的一个人。她不愿意离开他。但主要的原因自然是他本人也心甘情愿。不久就要退休，何必再跟一位新领导周旋。

车子驶得很稳。卓娅·瓦西里耶芙娜想起与切波塔连夫方

才的谈话。她很明白总局首长这番话用意所在。他在等她表态：工厂有可能把产量搞上去。他没有明说，只是作了些暗示。他夸这个厂实力雄厚、设备先进，不久前刚改建过，言谈中流露出部里对她寄予很大期望，才把厂长这么一个重任交给她，相信她不会辜负对她的巨大信任。

在总局里，楚里柯娃倒是可以老实承认，她这个厂情况并不好。令她不解的是，以往厂里的任务都是怎么完成的。眼看元旦就要到了，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却丝毫不能令人满意。卓娅·瓦西里耶芙娜向来是个说话干脆，不喜欢转弯抹角的人，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却支支吾吾，开几句玩笑搪塞过去，对安德列·谢苗诺维奇·切波塔连夫谈话的用意，佯作不解。

卓娅·瓦西里耶芙娜虽然对自己很不满意，但毕竟是情有可原的。

她当上电子管厂厂长还是不久以前的事，算来只有两个月。对楚里柯娃来说，这一次的迁升无异是青云直上，尤其在总局里，乃至部里，人们向来不主张让女人担当领导职务。卓娅·瓦西里耶芙娜破了先例。

她所接任的电子管厂是个条件不错的企业，虽说算不得先进、堪作别人的榜样，但也不比别的企业逊色。大家期待着楚里柯娃将工厂赶居先进之列。她好歹也这么做了。为此人人都认为：她有组织能力，尤其善于从技术角度考虑问题。她提出的问题有时非常大胆，有时却异常简单，但无不切合实际，取得很高的经济效果。

卓娅·瓦西里耶芙娜在研究厂里的情况过程中发现，这个厂表面上一帆风顺，但真的要完成计划却有点吃力。搞突击赶任务成风，产品质量已不符合形势要求。前任厂长惯于老一套

陈旧的工作方法，但求安安稳稳挨到退休，最忌的是家丑外扬。

年终在即。卓娅·瓦西里耶芙娜忧心忡忡，想到向上级汇报年度计划完不成，该不知是什么滋味。使她感到切身难受的不只是完不成任务，更主要的是，工厂搞得没有生气，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她却一筹莫展。

她的对头和反对任命女人当厂长的人见此自然要幸灾乐祸。

“有什么办法，只好喝下这杯苦酒。”卓娅·瓦西里耶芙娜暗自寻思。她相信，在与总局局长谈话中避而不提工厂的前景是正确的。反正今天她也拿不出具体的办法。但是倘若如实反映工厂的情况，却要被人视为怯懦，无异于承认自己无能。事实并非如此。改革工作的建议她还没有考虑成熟，对一些细节心中无数，而这些细节很可能恰恰是关键所在。

汽车到达工厂，离接见时间还有七分钟。卓娅·瓦西里耶芙娜还好利用这点时间梳理一番。她感激地看了看费道尔·费道洛维奇。

“我说过，咱们来得及。”他宽厚地说。

为了解决个人问题，登记求见新厂长的人照例要比见老厂长的多。因为来访者除了有困难、有问题的人外，还有那些对前任领导一些决定不服，实指望新领导能重新考虑的人。

在多数情况下，前任的意见与楚里柯娃并不相悖。他已在电子管厂工作多年，对厂里的人员很了解，经验丰富，事实上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说实在的，接见为了个人问题而来的人比干什么事都累。因为一般的小事人家是不会来找厂长的。不过，恰恰通过接

见，卓娅·瓦西里耶芙娜摸清了这个庞大机构中人们关心什么，需要的又是什么，而她是这个机构的头脑，她更希望成为它的核心。她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只保证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优质产品，同时要使生产产品的人能身体健康，安居乐业，日子尽可能过得幸福。

进来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穿着时髦的上衣，高级的灯芯绒牛仔裤。

“可以进来吗？”他立在门口举步不前。

“请，请，请进来吧。”楚里柯娃微露笑容，“请坐。”

“我叫谢苗丘克，”他坐了下来，双手理了理头发，“谢苗丘克·伊戈尔。第一车间的调整工。”

“请说下去。”

“是这么回事……我想进大学。”

“碰到什么难题了？”

“难题吗，”他食指一弯，搔着鼻子，“我是个大傻瓜，八年级没念完，就一心指望轻轻松松挣钱了。”

“什么工作可以少花力气多挣钱呢？”

“当然没有这种工作。”谢苗丘克发窘了。“书念腻了，就上技工学校，毕业后在军队里呆过一阵子，后来就到这儿来。干着干着总觉得没味儿。想当工程师。考了两年大学，都落榜了。”

“给人家比下来了？”

“还没够去比的格哩。得了个两分。”谢苗丘克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那么再好好准备准备。”

“怎么个准备？成了家，孩子又小。过去学的全忘了。”

“那么我能帮您什么忙呢，谢苗丘克同志？”

“说不上。工厂能不能给想想办法，用不着考试就进大学？”

“您多大了？”

“二十六。”

卓娅·瓦西里耶芙娜叹了口气。

“违反制度的事我们不能做。”

“那我就进不了大学了。”

“您知道吧，”卓娅·瓦西里耶芙娜说，“有些大学设有预科。成绩优秀的人读完预科可以免试直接升入大学。我倒是建议您去试试。要是学习起来有困难，再回来，我们另想办法。这么办好不好？我知道，这不合您的来意。可是我根本无权要求人家破例免试录取您。”

“谢谢。”谢苗丘克勉强一笑。他毕竟没有料到厂长给他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您的收入有多少？”卓娅·瓦西里耶芙娜问。

“两百多卢布。”

“可是大学毕业后，开始一段时间拿的钱可能没有这么多。”

“幸福不在钱的多少。再说这也是开始一段时间。主要的是，工作要有意思。”

“就这么办吧。套用一句老话，祝您万事如意。”

这天最后一个求见楚里柯娃的是个上了岁数的女人。她身上的毛连衣裙显然是翻改过的，看起来显得很怪。当今的人衣服一经穿旧，大都丢在一边再也不穿了。早先，想必她是个挺漂亮的女人，如今脸上皱纹纵横，象只烤苹果，难看极了。她

那黯然无光的眼睛呆呆地盯着卓娅·瓦西里耶芙娜，看着她那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脸庞和那只含着笑意的大嘴巴，注意着那对沉甸甸的银耳环。

“您好。”楚里柯娃招呼道，“请坐。您是彼得罗肖娃·莉莉娅·阿根耶芙娜？您在第三车间？”

对方点点头，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忽然问：

“可以抽烟吗？”

卓娅·瓦西里耶芙娜微微一惊，扬起眉毛。在她的办公室里，无论是来访者还是她本人，会见期间从来是不抽烟的。但是一见彼得罗肖娃注意着桌上那包烟的神情，便把烟和火柴向她一推。

“请吧。这儿有烟。请抽吧。我听您说，莉莉娅·阿根耶芙娜。”

“莉莉娅<sup>①</sup>，她取这个名字多不相配，”卓娅·瓦西里耶芙娜心想，“莉莉娅，亏她父母想得出来。还好，我的两个孩子取个普普通通的名字——一个叫安东，一个叫瓦尔瓦拉。不管将来怎么样，还是安东和瓦尔瓦拉。”

女人贪婪地抽着烟。过了一会，她说：

“我要求一个房间，卓娅·瓦西里耶芙娜。别，别，别翻您那些文件报告。谁一翻这些个报告，都一口拒绝我。按规定，不给我自然很有道理，可就是不合情理。”

“按情理又该怎么呢？”楚里柯娃很感兴趣地问。她从未遇见过向她请求的人竟事先声明，照章办事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

---

<sup>①</sup> 莉莉娅：意为“百合花”。



“按情理就得分给我一个房间。”

“可我还得看看材料。至少让我对您的情况有个大概的了解。”

“那就看吧。”彼得罗肖娃漠然回答。她丢掉烟头，又从卓娅·瓦西里耶芙娜桌上的那包烟里抽出一支，抽了起来。

楚里柯娃看完材料，陷入了沉思。这个女人在厂里工作了二十五年。她、丈夫和儿子都分到过房子。丈夫酗酒，便跟她离异了。房子也分了开来。后来儿子长大，娶了亲，也离了婚。彼得罗肖娃又把自己的房间匀出一半让儿子住进来。

“现在您和儿子同住在一个十四平方米房间里？”卓娅·瓦西里耶芙娜问，“挤自然挤了点……”

“挤点倒没什么，”彼得罗肖娃插言道，“那魔王喝上了黄汤，我实在受不了。一缺酒钱，变得比法西斯强盗还凶。我的家当全给他喝光了。”

“他多大了？”

“二十六。”

“您没让他找个工作？”

彼得罗肖娃手一挥。

“别提了。他活象只山羊，干一行撂一行。什么活计也拴不住他几天。他的专业倒不错，是个搞卫生工程的技术员。”

“他哪来的钱喝酒？”说了这一句，卓娅·瓦西里耶芙娜一见彼得罗肖娃身上那寒碜的连衣裙，就没有说下去。提这样的问题实属多此一举，对方自然不会回答。

“奥列格·彼得洛维奇拒绝了您的请求。”楚里柯娃说话的口气是肯定的。

“是拒绝了。他说：‘我倒是很愿意给您房子，可就是爱莫